

人世间

云端上的“守护人”

时光

前日天阴，颇有凉意。我随着人流踏上浙江长龙航空的航班，机舱门口立着一位年轻的空保。

他约莫二十出头，一身挺括的制服衬得他格外精神，眉眼清朗，鼻梁高挺，站在那里，真当得起“玉树临风”四字。

最难得的是他那份从容的气度，不卑不亢，对着每一位登机的旅客微笑颌首。那笑意从眼角漾开，像初春解冻的溪水，潺潺地流进人心里去。在这微寒的初冬，竟让人无端地生出一股暖意。

登机后，看到他前后忙碌着，清点人数、协助乘务，动作利落而不失温文。

待我坐定，才发现他竟坐在我的旁边。飞机缓缓滑行时，我见他轻轻合上眼，嘴唇微动，似在默念什么。那神情虔诚得像个孩子，让人不忍打扰。

待飞机平稳了，他得了空隙，便从随身包里取出一本书来。书皮已经泛黄，边角起了褶皱，显然是常常翻阅的。他低头读得专注，额前碎发垂下来，也顾不得捋一捋。

我终究按捺不住好奇，轻声问他：“看的什么书，这样入神？”他抬起头，腼腆一笑，将书递过来。接过来一看，竟是《黄帝内经》，我不禁讶然。

这样年轻的一个人，竟读这样古典的书？他见我惊讶，解释道：“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特别喜欢中医。”声音清朗，带着江南水汽的温润。

攀谈便这样开始了。

他是杭州人，1998年出生的，算来不过二十六七岁。我问他学医多久了，他说三四年光景。“为了学医，特意到上海拜了老师，”他说，“不飞的时候，就坐高铁去上海，跟在老师身边。”

说这话时，他眼里有光，那是一种找到归宿的安然。

我看着他一边读书，一边在信笺上记着笔记。竖行的字，娟秀的小楷，一笔一画都透着功夫。

问他为何要手抄，他说：“一为笔记，二为记忆。抄一遍，理解便深一分。”

又问书法，他答从小喜爱，练了多年。“中医和书法，都是国粹，”他说，“其间自有相通处。”这话说得平淡，却让我心头一震。

飞机在云层中穿行，窗外是茫茫云海，舱内是寻常人间。我望着这个年轻人，忽然生出几分恍惚。

他本可以如许多同龄人一般，在闲暇时游戏娱乐，让光阴在指尖轻轻滑过。可他却选择了这样一条路——在万米高空守护旅客安全，落地后又奔赴另一个课堂，在古老的医书里寻找生命的奥秘。

同行的朋友低声感叹：“这样的年轻人，实在难得。”

是啊，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，能静下心来研习传统的人，确乎是少了。

人们追逐着新奇，迷恋着浮华，而他却甘愿与千年前的智慧对话，在竖排的繁体字里，在复杂的经络图中，寻找着真知。

我忽然想起明人陈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中的句子：“闭门阅佛书，开门接佳客，出门寻山水，此人生三乐。”

这年轻人虽未闭门，却在云端读书；读的虽非佛经，却是医典。他开门迎接的是四方旅客，出门追寻的，是济世活人的仁术。这何尝不是现代版的“人生三乐”？

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如此沉醉于古老的文化？我想，不是功利的计算，不是虚荣的驱使，而应该是灵魂深处对智慧的天然亲近。就像种子要发芽，溪水要奔流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本能。

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久违的读书人的样子——不为功名，不谋利禄，只因真心喜爱。这份纯粹，在今日尤显珍贵。

细细想来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活着的河流。它需要新鲜的支流，需要年轻的舟子，才能不舍昼夜，奔流到海。

这个空保小伙子就是这样的舟子。他让我看到，传统不是沉重的包袱，而是可以托付一生的挚爱；传承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具体而微的实践——在每一次抄写中，在每一次把脉中，在每一次静坐冥思中，他接续传承的不只是一本古老的医典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希望。

快要抵达终点了，飞机开始下降，他又一次默祷，然后起身忙碌。这次我看清了，他的神情那样庄重，仿佛在与什么对话。或许，他不仅在祈祷平安，也在祈祷智慧，祈祷自己能在古老与现代之间，找到那条通达的路。

落地时，夕阳正好。

他站在舱门口送别旅客，依然微笑着，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明亮。

我知道，在这云来云往的航程中，我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守护人——巡航在万米高空，他是客舱安全的守护者；沉浸于中医典籍，他是身心和谐的“守心人”。

他所守护的，不仅仅是每一次航程的平安，更是一种追求生命内在平衡的深刻自觉，是一片由文化自信与青年担当所照亮的精神晴空。

是啊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横亘在青年人面前的，是一场关于奋斗、关于成长、关于未来的公开考试。考卷上的每一道难题，最终要靠年轻人自己去解答。

而这位航行在万米高空的年轻空保，他的解答恰如一个温润而有力的坐标，昭示着一种属于当代青年的、更为鲜明的成长路径：无论身处什么岗位，无需被单一标签所定义，都可以凭借热忱与毅力，以独有的方式传承文化、弘扬传统、服务社会、守护他人，从而让生命的维度更为开阔，让人生的意义更加厚重。

矿山的秋

李启胜

矿山的秋，似乎是从那些上了一宿夜班后升井的矿工在澡堂洗漱穿衣完毕，迈出更衣室的那一刻开启的。调皮的风夹杂着冷气，趁四下无人，和他们玩起捉迷藏，往他们怀里钻。瞬间，他们打了个激灵，身子缩了缩，觉得裸露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他们双手下意识掩了掩敞着怀的衣服，其实穿的衣服还是半袖夏装，秋装还压在柜子底睡大觉呢。下意识里，他们觉得还是夏季，秋还早着呢！冷风让他们情不自禁地念叨：“好冷，秋来了，看来明几个要穿厚衣裳了！”有几个矿工享受不了这秋风过火的捉迷藏玩笑，咬着牙根，撒丫子跑开了，嘴里嚷嚷：“真冷啊，冻死人喽！”

矿井井架上的天轮在晨光中旋转着，发出嗡嗡声，似乎在呼唤秋阳快些起床。采掘大楼里的灯光亮了，交班室、更衣室里人头攒动，运料矿车不时地发出“咣当咣当”有节奏的响声。骄傲了一夏天的翠绿植被，好似被秋风秋雨折腾一宿就枯黄了，有的还在疾风骤雨中早早地举手投降，一片片落下来，发出沙沙的哀鸣。

矿山的秋是动静相宜的，动有动的美感，静有静的功夫。而矿山俱乐部里一场书画艺术展览，搭配着菊花，引来矿工驻足。那一盆盆气质悠远、让秋这个超级大诗人赏识赞美的菊花，配着那一幅幅出自矿工之手，笔力有劲、有山有水有意境的书画，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美感。

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在一首书写着唐朝元稹《菊花》诗的正楷书法作品前，摆放着一盆标签上写着“狮子头”的黄菊花。那花瓣卷得很有层次感，细看就像一只只雄狮的头，安静地趴在那里，欣赏着赞美它的诗句。

听现场的美女讲解员介绍写这幅书法作品的作者和菊花的主人，他们既是工友，又是情趣相投的老友。书写这幅书法作品的矿工，得知老矿区煤炭资源不久将枯竭，矿上在大西北开发了新的矿区，便主动报名，抛家舍业去了对外开发项目工作。走的时候，他书写了这幅书法作品，留给他的好友当作纪念。他的好友就把这盆参展的菊花配上了他的书法作品，放在一起参加了展览。

听着这个温馨的小故事，忽然间我想起了王维那首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同样，这矿山的秋色中，也充满着矿工对友人绵绵不尽的思念，以及矿工兄弟之间的亲情和友情……

诗歌港

致敬快递小哥

康勤修

快递车如一只只金梭和银梭，日夜穿梭在城市晨昏线上，车厢叠满时钟的重量，我拧紧油门极力去追赶地图上不断逃逸的虚线。

红灯绿灯咬住半城暮色，脊椎弯成一张待命的弓，扫码枪扫过楼宇褶皱时，总有星辰卡在电梯井里。

看那指纹拓印成的群山，在手机屏幕上跌宕起伏，车后座的锡箔保温箱里，汤羹替月亮姐姐持续保温，而地址已在掌心缁丝成茧。

循着地址簿上褶皱的纹路，以及六楼病榻上的咳嗽声，与地下室迟开的那朵玫瑰，一同被融入春夏秋冬和四季轮回的交替中。

当尚未签收的黎明，以及穿梭楼宇的脚步声，日夜丈量城市的脉动时，满城烟火因你而愈加生动，谢谢啊——奔忙不息的城市摆渡人！

等你

衣延平

来吧
趁冬阳正暖
秋韵还挂在树梢
把心中的澎湃
化成诗行
秋的心事
化成一树红
为了那场雪的邀约
你不来
我不走